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九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論志學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尙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學者爲氣所勝

習所奪只可責志

橫渠張子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唯患學者不能堅勇○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五峯胡氏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

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朱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

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令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强弱事○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已不願要○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

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

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漸漸向上去。大有事在。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个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汎汎。無个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个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

尙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聚斂無足怪

象山陸氏曰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却反曠而弗居舍而不由哀哉

撝謙曰讀書學問只是灌漑培養之功必先要下種是在乎立志孔子十五時志得好以後至七十

只成得十五時之志今人初學志在名利下此一種雖終身學問只培得此種反長他許多機巧變詐遂使人謂讀書無益而有損殊不知只初時種下差了又有一樣人始亦有志下種本好中間被螟虫食了心去終日培溉亦無收成故學必以志善爲種慎獨爲根擇友爲除螟而後加灌溉培養焉○醫家言腎藏志須是有精力之人方立得志起所以多欲之人必無志欲立志須是寡欲明理

論進學

程子明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伊凡志於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心矣。故求道而有廹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驟哉。○君子之學必日新。

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二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明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

於如此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徒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伊川解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伊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橫渠張子曰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畜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

聖人也

撝謙曰有所不知自是合問以問人有不若人之耻固不可以問人而嶄勝於人亦不可總是學問之際較勝爲害大矣張子此言是教粗學耳

又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意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强(去聲)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所以進也

和靖尹氏曰爲學切忌間斷閒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或問涑水司馬氏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个道理方是

快活○學者做工夫纔等待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頭路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去聲）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如喫果子到識滋味了自住不得○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被一个間斷

擕謙曰。天地之化。斷則重起。所以要積積必須久久必須有常。有常必須不緩不急。循序漸進。如此方能自强不息。悠久無疆。學者之進學養德。敎化治化。莫不由此。

又曰。當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若浮浮沉沉。半上半落。不濟得事○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方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倚靠師友。

○今人做工夫皆是要等待如此何緣長進○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工夫如何得○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令放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煆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仔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皆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凡氣之剛亦如此。若只遇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問理有未窮。且須持敬否。曰持敬便只管

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着如何但要勇猛堅決向前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葢未嘗有不得的事○問學者曰公今在此主靜在此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的時

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的時節少。若是眞做功
夫的人。他自無閒功夫。說閒話問閒事。
問朱子如何將主靜窮理對說。撝謙曰。主靜是未
發。謂其無思也。窮理是已發。謂其致思也。學者無
思時。須主靜而存心。致思時。須窮理而不妄動。不
言靜坐而言主靜。所以別於閒坐也。後學不知。則
有妄議爲兩截用功者。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
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

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象山先生嘗歎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誇示己能之心子新為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不以其失為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質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學可憂耳或曰年亦未在答曰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

日。

東萊呂氏曰。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脩終無所得。

敬軒薛氏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奮發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論爲學之要

程子二曰。學始於不欺闇室。○明知性善。以忠信爲

本此先立其大者○伊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故也○明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一汎濫無功○伊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論學便

要明理論治須要識體。○明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伊學者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撝謙曰。變化氣質。不過歸於中和。

又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䇿長不能反躬者也。○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斵。希不傷乎也。○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返約窮源。勇於攻作。操末遺之知而㥞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

他爲也。○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礙。蓋變不可輕語。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弘之而已。○一故神。譬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

朱子答曾無疑書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

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个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

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别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答王子合書曰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

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的事不是說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已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酧應分却向裏功夫○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此一

關後方可進○只是這个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的便做將去不當做的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也○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

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答度周卿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

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答胡寛夫書曰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的言語暗中想

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況廢却自家合做的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塲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成巳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巳之中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廓亦只如灑掃小室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不曾盡心中庸説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言謹行從細處

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學者須於主一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義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緩散時但纔覺便收斂得收斂時多緩散時少便是長進處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

心者非是別去求个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無求不得之理○與呂子約曰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須臾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

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会自家十个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覇將經世事業別作一个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又與子約書曰聖賢之遺書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唯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令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

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無實得。固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答陳廉夫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个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

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了合做的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的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籍之資。可受鉗錘。未必眞能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

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恐而不暇焉○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為本用力於文辭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

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正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去看文字○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以涵養做主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

這事便無人做主。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當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个事。今人多先安一个敬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此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擕謙曰。此段話極似多頭。只看歸宿幾句。仍自一線。蓋世有致知力行。而內無涵養者。有涵養而不致知者。有致知而不力行者。有涵養於內。而畧於

孝友婣睦之行者。所以文公夾說以防偏廢。爲陽明之學者。最不喜此等說。不知先儒救世苦心。一言皆藥一病。或以爲致良知。則涵養在此矣。致知在此矣。力行在此矣。何用分爲。然陽明致良知。只當得文公提起此心。心便自明之說。亦未能便通得天下之理。故須窮理以充廣此知。知既未能通天下之理。則亦安能踐天下之理。故又須力行以實踐其知。雖自一貫。然一節自有一節工夫。所謂至賾而不可亂。到得從心不踰。方可渾爲一德。

又曰。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自家去從師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要人說道好。看道理不曾着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人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的。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的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

南軒張氏曰。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終無所得。要之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

切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至哉眞聖人學也

勉齋黃氏曰學問須是就險難困窮處試一過眞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

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个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有何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滇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

實厚重小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重厚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賢教人決不若是

撝謙曰觀勉齋此說則徒事講論辨析之害皆曰已見乃朱子所以不得不導之以講論辨析而又深懼其徒講論辨析者意亦可知矣深衣之托獨在勉齋有以夫

又曰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

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無个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者。

西山眞氏曰。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以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幸而貧賤。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

然書不可以泛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雙峯饒氏曰學者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守

魯齋許子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雖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更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illegible]乎遠大而用功必循於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

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耳亦濬之以距於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此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詳切乎實朱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别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頴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毎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於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乎日

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

敬軒薛氏曰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

撝謙曰爲學之要在於明理而實踐之在心曰德宜脩在口曰言宜謹在身曰行宜勵在物曰事宜當得師得友習而安焉學有不成者寡矣不擇師不擇友汎而交焉學有成者寡矣○弟子問曰人之有志於學每有異說以淆其心志習聞之遂不覺愛其簧鼓必何如斯可知言不至受蔽卽正學之中亦有殊途不知若者可從若者可去願師朋

教之曰今世俗之說不過數端其一曰人生惟利是從爲善而不利何苦爲之吾謂不然羔之跪乳鴈之序飛豈爲利哉性固然也鳥獸猶不以利故滅性可以人而不如禽乎世之求利而不利者衆矣君子以爲不知命也善吾之性也時而不利天之命也其一曰人生安樂不知其他夫求安者人之所性豈有不求安樂之理然君子所以寧勤而惡安堅忍而不思樂者畏其有酖毒至美之物謂有毒焉必不食之矣然非眞能致知終未知安其

所宜安樂其所宜樂而明酖毒之所在也此兩者不肖之說也又有托爲孝親之說者曰人子當速求富貴以悅其親此又不然吾之富貴自有生以來天定之矣吾親之富貴亦自有生以來天定之矣其間遲早刻不可移試觀數十年間朝榮暮落身戮家覆比比而是豈非妄受爵祿以至此乎則自始進以至歸老何日可不深謀自立以貽吾親家門之憂者也又有苟且畢業以求欲速者之說曰勦襲塒文乃爲妙訣其陋起於一二初學之士

不能脩辭出自機杼則遭有司之塗抹偶行勦說則幸遇圈點遂以爲抄白之妙至於如此彼此相扇不能自固誠可啞笑且無論古之君子卽近世成大名取富貴者有何人單抄時文者哉故脩辭必立誠居業必有實學進可以見之施行退亦不爲章句腐儒以終世此要圖也此四者今日俗論之宜察者也至於高才之士又有數弊其一則慕司馬子長駿雄弘辨之風至於偏激感憤其一則慕莊周齊死生高任達之風至於放蕩虛無其一

則慕太白之脫巾狂飲。其一則慕子瞻之追隨僧妓。其一則談兵說劍。為橫渠之少學。無負馬之追風。而有其跡齧。皆非所以厚風俗享福祉者也。夫士幸而出於世俗。進才士而上之。志於聖學。可謂得矣。然而又有殊途。苟誤趨焉。其害或有過於不學者也。其一者直指人心。深惡窮理。其弊偏於空寂。闇而不明。其一者直指人心。脫畧行履。其弊漸於利欲。猶謂得道。其一者喜談事功。不耐近小。不知聖賢之道。宜藏宜發。不大不小。隨時制宜。其一

惡標道學之名與時浮沉無以化物亦難成已其一溺於辭章顧筌失魚轉說轉支曾無實得其一輕忽小學基址不立徒有高譚肆而不敬其一徒求義理有體無用試以兵農禮樂敷施本末一事不精其一博蹤大槩章句訓詁全無條序審理不詳其一研磨字句宏綱大要棄而不問其一侃侃多言好相辨論靜中反已曾未安穩凡斯十者有一於此皆非聖學而自畫不前與中道游移廢業失志者不與焉

論爲學之方 此稍開廣然亦多爲學之要前日收未盡者即入於此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

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於信道篤信道篤則行
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
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
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
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明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又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則自有所至矣。○須是合內外之道。一

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意必固我旣忘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敬是涵養一事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二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大凡學問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

矣○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橫渠張子曰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旣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

則人於盥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愼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壽天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使而不得爲賢者。葢爲不知學。○天資美。不足爲功。唯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學問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多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心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即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進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遹遠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之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葢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此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爲已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爲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

以爲狂而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與不中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蜓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盡其妙則非習不能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足兵與信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錯之義於是又得舜湯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

以進。

和靖尹氏曰。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意味深長。蹊

徑不差若槩以理之一。而不察乎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語所及也。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纔說偏又着个物事去救他。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的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的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

不消得費力○為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
然今日為此明日為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
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
有見耶○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時定是觸著相
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
則執持在此纔動便忘了若熟時便不相妨礙○質
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
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
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

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
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答王晉輔曰竊恐
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
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
爲先後○答程正思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
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要務朋友相信
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
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

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耳○答黃子耕曰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答陳正己曰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愨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出來者眞不妄也○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吃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

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个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的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

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廹促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譬如作文一般。那个新巧的易作。要平淡便難。○今學者之於大道。其不及者雖遲鈍。終須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學者須是培養。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

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令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
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
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
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巳私見有似
个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不如稊
稗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
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天下無
不可說的道理唯有一个熟處說不得未熟時頓放

這裏又不穩貼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安資深左右逢其源譬如梨柹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未熟之間○譬如寶藏一般其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或亦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皆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

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橫渠曰。未能立心患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的。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

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功。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令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令人纔看這一件。又

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大凡學問不可
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
是這一个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个也
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个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
硬就一个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
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
外不用理會只動容貌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的籩
豆是付與有司做的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

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个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的。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一个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

血脈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別人言語亦當仔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

人善心故勸人讀之○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不緊要的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的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

豆最後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個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的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的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修治身心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須是尋个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可

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个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遊遊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節曰。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耳。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擴充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

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耳。○問橫渠言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且所論。却是太局促了。○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的問。是疑後問。○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的許多

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自古無不曉事情的聖賢。亦無不通變的聖賢。亦無關門獨坐的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个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

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無所不備。如周禮一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葢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个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

若只守个些子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个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

巳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裏面。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不得。而今已有个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

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撝謙曰此一段是說與有本領人語若自覺力量未克或未有明師前導且須理會切者大者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又曰令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會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詩書自有个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令人事無大小皆潦

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揖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个貫通處。○只去想像个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

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的要的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的是海水小的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撝謙曰凡事雖揀不得然亦有先後如同是幾部書必以切要者先讀同是幾件事必以切要者先

應。

或云。無時不戒慎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不戒慎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慎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慎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自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

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愼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說盡精微極高明又說道中庸温故又說知新敦厚又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却便宜多的占了無道問學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令人之患在於徒務末

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强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自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一家大而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

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泛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个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的放在一邊粗的放在一方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个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不可憑地空說如做器具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撝謙曰此偏於尊德性是就本分自守人說若近世偏於尊德性而廢學問者則專以能應事爲長

只是將後世許多智力權詐都認做天理所以誤了。善道問學者則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爛熟於心隨心所發不越於五德之性此方是尊德性也。若只尊一个虚靈之覺性而背於仁義何以謂之德性。

南軒張氏曰。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

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己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眞

積日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循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瞵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始。故善言學者。必自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

東萊呂氏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

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郄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

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魯齋許子曰汲汲焉無欲速也循循焉無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首四句出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

敬軒薛氏曰積累之力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撝謙曰世之論者有以人之為學不在窮經而在即事夫所貴乎窮經者以末俗人心澆惡故使之

日漸漬聖人之言以洗濯其心又使之法聖人之制事而不敢妄爲令若徒驅之卽事則農工商賈皆卽事也何貴乎士哉○問返觀習靜滅諸嗜好然後學可乎曰人之嗜好與生俱生與死俱死未有可滅者也第君子用之於善小人用之於惡嗜好深者爲善有力爲惡亦有力嗜好淺者爲惡無力爲善亦無力故聖人不絕其嗜好爲之範圍而移用之入此則出彼矣若謂本性之中無善無惡色旣眞空德亦何有究其大弊厥有數端幼少之

人。嗜欲方盛。語以性命。絕不相領。使之無學。亦頗樂從。潤遠詩書。易歸淫妄。教以靜坐。徒益昏愚。驪之即事。習於浮動。其害一也。又幼少之人。如春陽始升。遽加寂滅。氣已向消。不復發榮。其害二也。壯長之人。外誘極多。畧知一二。妄謂性命指趣。原自無多。一朝廓然。便成聖證。恣放優游。皆爲妙達。嗤彼矻矻。徒自拙愚。決裂名檢。廢弛事要。其害三也。血氣消滅。回心向內。遂厭詩書。但求屏潔萬物之情。曾未逼類。執其偏見。信心自用。其害四也。故聖

人之教於嗜欲方盛之時曰以詩書誘之博文輔
以師友約之禮法不使有暇及於他端及其嗜欲
將淡則已學成業廣周知萬物因其動而動之因
其靜而靜之此順性命之理也曰有學而爾惡者
若何曰日習於燕朋褻四子之書而旁騖博綜厭
聞中庸之說學以求利君子不與之言學也○今
之學者類有數蔽朱子傳經百世之文德也王氏
破賊一時之武功也今以一時之武功則謂之有
用道學而四五百年衣被天下之澤則忘之且以

好著書務外而不着已近裏之罪罪之此何異見禹之入年三過而責其不抱子弄孫也其蔽一也詩曰詢於芻蕘今或謂愚夫之一言一行皆可師法此意非不美矣而至於聖人之宏綱大要布在經書古人之嘉言懿行昭於史冊則以爲紙上語不必窮研本末倒置首尾衡決其蔽二也讀書者貴得聖人之意聖人作文不似後人草率杜撰逐字皆有精義故朱子嘗嘆漢儒只詁字句不解大旨使人得熟玩本文之妙今大率以已意武斷而

輕薄訓詁且曰不得在言語着解其蔽三也讀一部書求所重而略其餘章讀一章書求所重而略其餘句至於終身學問行事大抵草率其究也則使重者皆誤不知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小藏於大大藏於小內皆成物外皆成已豈容揀擇所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簡略其蔽四也○學問之事以虛爲貴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今學者於所不知皆以爲不必知空疎自滿其蔽有所由來矣○明於外而闇於內固非學也棄論

語之文行忠信而別求之於虛無亦非學也

知行

撝謙曰凡人自有生以後識父母即是學知手持足步即是學行學無先於此者朱子言學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

此言已在稍知學之後

程子曰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須是識在所行之前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問[illegible]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謂

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强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强勉之可能也○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强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覰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

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其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中庸說學

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乎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稍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

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

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

内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甚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

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葢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宜行而已○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便是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答方賓王曰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的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

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爲非也

南軒張氏曰吳晦叔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於室想像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固有知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

猶不知不行也。

撝謙曰今之爲知行合一之說者。曰不行不可謂知。不知不可謂行。此但欲立說加緊。而殊亂其實。世自有知而不能行者。自有行而不能知者。不知謂之不知。不行謂之不行。何必如此紊亂名實。如中和兩端。不中不可謂和。不和不可謂中。此雖兩而實一也。知行兩端。則非此例。何也。知屬智。行屬勇。智而不勇。如病者之不能步。但可謂之不能行。不可謂之不能知也。勇而不智。如赤子之匍匐入

幷。但可謂之不知不可謂之不行也。今日不智不可謂勇。不勇不可謂智。則夫人而知其謬矣。爲知行之說者。何以異此。故知行兩端。必以交致爲合一。但致一端。此執一而非合一也。蓋天下之理。有知方能行者。有行處自知者。不可槩論而天下之人。有知不偏而但須致力於行者。有行甚果而但須致力於知者。不可槩教。執一以語之。鮮有不誤也。○知者由外而入。取外物而藏之。吾心約萬以歸於一。故易以乾之知爲德。行者自內而出。從吾

心而發之百行推一以至於萬故易以坤之能爲業合之皆善分之皆病也天地人物者致知之四大部也視聽言動者力行之四大要也知行先後前古聖賢皆謂知先行後猶言陽先陰後其實陰陽無始知行無端○中庸以知先仁勇孟子以智爲始條理聖爲終條理只是懼人妄行孔子惡果敢而窒者意可見矣譬之行路識塗徑是知動足舉步是行近陽明王氏以爲志在行路即是行也行在知先要之人如何肯志在行路豈不知路之

可行而後志之乎○飛蛾赴火行而不知也猩猩嗜酒知而不行也

致知 程朱格物解見或問者此不具載㦯余校定古本大學解中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知眼前諸人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个知見難○伊川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

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
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問
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
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
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於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
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學者多流於釋氏
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
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
能以糵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

以說惑之矣。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闊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伊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伊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

父子間。皆是理。○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知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

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樸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會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釐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問

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个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个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的都是事物。只逐段窮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方賓王問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

外物。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僑謙曰。觀此則陽明之學宋前已有。

又曰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牽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牽馬鼻定是不得。○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

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久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揍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日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説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未嘗隨事以觀理故

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始未極其透徹無有不盡不可只窺得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的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眞見得是不好好的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眞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眞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

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眞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這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一已見得眞實如此○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

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以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明道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廹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際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儯儯然奔走於塗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古人所謂格物致知不過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

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項平父曰。大抵人之一心。萬理俱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必使之即事即物。考

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物。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喩。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巳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格物。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力行

程子曰。言而不行。是欺也。○明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

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已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

張子曰。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

病長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
朱子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个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但將誠意吟詠一餉或掇拾語言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干涉○答劉公度曰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着力向前耳今聞廢書

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憑地說他个無形無狀去何處証驗只去切身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問主一如何用工日主一便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

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撝謙曰行有二一曰德在內之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一曰行在外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庸行是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在人倫者也忠信廉潔此在自處者也實須致力聖門所謂躬行君子所以自立者全在乎此若於大節大行干犯刑憲之事一味苟且則無從言學問之

事矣○先儒說眞知自然能行此亦只得五分話世自有眞知而不能行者如病胃人非不眞知飯之美然喫不下如病足人非不眞知步之適然行不得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他實有力能行此非知見所及也如祫禮九獻大餐之禮肉乾人饑而不敢食酒淸人渴而不敢飲必强有力者方能行此非孟浪之人一朝頓悟便當下能之也故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正謂此也又用心太過則心精不足每每行之無力所以致知

之後。尤須完養堅固。方爲乾坤合德。○力行之始。如小兒初步。必須倚仗牆壁。雖大聖大賢之質。苟日置於淫聲美色邪欲之中。歲漸月磨。不能無壞。所以要豫遠不敬。必嚴師益友。夾輔身心。養得神明堅定。然後能化物而不化於物。如一陽之生。遽假以幾氣。必然消殞。必待三陽內足。然後驅陰而起。非一朝一夕之力也。若日力行在已。雖不善人何損於我。必無此理。

求師

撝謙曰。學而無師。與得師而學。其難易相去百倍。故學不可不求師。

程子伊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唯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子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閒。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

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者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敎之。

東萊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能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

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狥時以希利祿為急至於忘本逐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未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者。則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爲之屢歎。唯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到而不可易者。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

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巳則又不可以罪師

撝謙曰學道之士急於擇師猶建功之臣急於擇主勝廣之臣揚壘之徒始於一誤耳可不慎哉○古之委贄者必習其人審其可師而後師之旣已師之則信之篤聽之專終身以爲主矣故能學無

二是而化被天下也○進學勤敏夙夜不倦處心

希靜歷載不遷然後可以收師之益

性理大中卷之九終